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广告宣传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docsriver.com
商家本本店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科学中 华而不实的作风

[俄] 赫尔岑著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科学中
华而不实的作风

[俄] 赫尔岑 著

李 原 译

吉 洪 校

(修 订 二 版)

商 务 印 书 馆

1981年·北京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科学中华而不实的作风

〔俄〕赫尔岑著

李原译 吉洪校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统一书号：2017·22

1959年1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62年11月修订2版	字数 78千
1981年4月北京第6次印刷	印张 3 ⁵ / ₈ ，插页4
印数 5,400册	(60克纸本)定价：0.56元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广告宣传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五十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幸赖著译界鼎力襄助，三十年来印行不下三百余种。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今年着手分辑刊行。限于目前印制能力，现在刊行五十种，今后打算逐年陆续汇印，经过若干年后当能显出系统性来。由于采用原纸型，译文未能重新校订，体例也不完全统一，凡是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都一仍其旧，个别序跋予以订正或删除。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对我有用的精华，剔除其不合时宜的糟粕，这一点也无需我们多说。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在这套丛书出好。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81年1月

目 次

論文一.....	3
論文二：华而不实的浪漫主义者.....	23
論文三：华而不实的人和学者的行会.....	46
論文四：科学中的佛教.....	72

苏联国家文学出版社1955年版《赫尔岑九卷集》

的題解和注释

題解	102
注释	106

論 文 一

我們生当两个世界的交替之际，因而对于有思想的人們說来生活就格外的艰辛和困难。一些陈旧的信念、一切过时的世界观都已搖搖欲墜，而人們在心目中却把这些东西奉为至宝。新的信念包罗万象而又宏伟，但犹未开花結果；嫩叶和蓓蕾預兆着壮实的花朵，然而这些花朵却含苞未放，因而人們在心目中把这些东西視如路人。許許多多的人仍然既沒有过时的信念，也沒有現时的信念。另一些人則机械地把两者混为一談，而沉淪于伤感的黃昏思想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一些轻浮的人就終朝沉溺于虛榮浮华；一些思考的人則頗感煩惱：因为他們无論如何要寻求和解，因为內心紛扰不安，精神生活沒有坚实的基础，人就无法生活。然而思維領域里的全盘和解是要由科学出面媾和的。至于渴望和解的人則可以分为两种*，一种人不相信科学，不肯去研究科学，不肯去探討它为什么这样說，不想走科学的艰辛的道路，他們說：“我們痛苦的心灵所需要的是慰借，而科学却对苦苦哀求面包的人报以石块，对破碎的心灵的哀号和呻吟，对祈求同情的涕泣，則报以冷冰冰的理智和一般的公式；以它那高不可攀的邏輯，无論对实际的人們，无論对神秘主义者，它都同样无法予以滿足。它故意把話說得玄妙难懂，以便于把它的枯燥乏味的根本思想隐藏在煩瑣哲学的森林之中

* 标有星形符号处，俄文本編者另行加注，見本书卷末。——譯者注

——elle n'a pas d'entrailles^①。”另一种人则恰恰相反，他们找到了表面上的和解，而用某种不合法的办法对一切进行解答，他们懂得科学字面上的意思，但对科学的活的精神则不肯深入钻研。他们竟至于肤浅到这般地步，认为一切都易如反掌，认为任何问题他们都能够解决；你一听他们的讲话，就仿佛科学再也没有什么可干的了。他们有一部自己的《古兰经》，他们对它坚信不渝，并把它当做最后的论据来引证。这些科学中的伊斯兰教徒*对于科学的进步是极端有害的。亨利四世说过：“但愿上天保佑我不受友人的伤害，至于敌人则让我自己去对付”；这些被人误认为是科学本身的科学之友，使科学敌人的憎恨成为合法的，——科学则仍然是少数杰出人物的事业。

然而，科学即使只光临过一个人，它究竟是一个事实，是一件不是可能中的而是现实中的大事件；这个事件是不能否认的。这一类事实从来也不会不逢其时而实现；但科学的时节已经到来，它已经获致了自己的真正的概念；对于体验过自我认识阶梯全部梯级的人类精神来说，真理开始在具有严正科学形态的机体中，而且也在有生命的机体中发现了。科学的未来是没有什么可忧虑的。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一代人，他们如果没有见到白昼的光辉，至少也见到了早霞的，但他们只由于背向着东方，却在黑暗中受尽折磨，或者以琐事自慰。这些渴求者为什么不能从那两个世界——一个是过去的，垂死的，有时曾被他们唤起，但裹着尸衣的世界，一个是对他们说来尚未诞生的现今的世界——中的任何一个取得幸福呢？

^①（法語）它是无情的。——俄文本編者注（以下凡未另行注明注者者，都是俄文本編者注——譯者注）

哲学在目前还不能被群众所接受。做为科学的哲学，其前提是自我思维必须发展到相当的地步，做不到这点就无法上升到哲学的境界中来。无形体的思辨，群众是根本不能理解的；他们只能接受有血有肉的东西。要想丢掉自己人为的语言而过渡到普遍意识上去，使自己变成市场上和家庭中的财产，变成所有的人和每一个人行动和观察的最根本的源泉，——哲学还太年轻，它还不能到达这样的成熟程度，它在自己家里，在抽象的范围内还有许多事要做。除掉伊斯兰教徒式的哲学家，谁也不会认为科学上的一切都已完善，虽然已有形式的完美，在它之中展开的内容的充分性，以及本来就明确透彻的辩证方法。不过，科学如果是群众所不可及的，那么，灵魂的空虚状态以及娇柔做作的狂乱的虔诚主义等痛苦也就不来折磨他们了。群众并不在真理之外，他们借神圣的启示而知道它。处于不幸和凄惨境地的，则是一些陷于群众自然的素朴和科学的理智的素朴之间的夹壁中的人们。

先请让我们暂时不破坏形式主义者安息于其中的安然态度和无为主义，而只是研究一下现代科学的敌人，——我们把他们称为华而不实的人和浪漫主义者。形式主义者虽无痛苦，可是这些人却患病在身，——他们的生活是难过的。

除掉那些已经活到丧失其存在意义的某些阶级，以及那些荒谬到无人理睬的人们以外，科学在欧洲实在并没有敌人。一般说来，华而不实的人，也是科学的友人，如贝朗热^①所说的，*nos amis les ennemis*^② *，不过在科学的目前的情况下，则是科学的敌人。这些

① Beranger(1780—1859)，法国民谣作家。——译者注

② (法语)我们的敌友。

人都感到有談談哲学的要求，不过是順便地，轻松愉快地，在一定限度內地談談而已；被我們这个世紀的实际精神所嘲弄的，柔弱而富于幻想的人，就是这一种人；到处渴求实现其迷人的，但无法实现的幻想的他們，在科学中沒有找到这些幻想，不是不再理睬科学，而专心致志于个人期待和希望的狹小范围內，虚耗精力在渺茫的远方。另一方面，属于这方面的还有被細微末节弄得丧魂落魄，坚决停滞在各种悟性理論和分析解剖中的真正的实证論的信徒。最后，組成这一流派的还有这样一些人，他們刚刚脱离童年，认为科学颇为容易（依他們看来），只要想知道就能知道，可是科学并不向他們俯首，因此他們就生它的气了；他們既缺乏深厚的天賦，也缺少坚持不断的劳动，更沒有无条件献身真理的心願。他們尝了尝知识之树的一个果实，便忧郁地宣称它又酸澀又腐臭，就像那些噙滿泪水談論着友人的缺点的好心腸的人那样，——而另一些好心腸的人之所以相信他們，就因为他們都是朋友。

跟华而不实的人共度晚年的有浪漫主义者，他們是把垂死的世界认为永垂不朽并为其深致哀悼的、过时的世界的过时的代表人物；除了拔刀相向，对新世界他們是不屑一顾的；篤信中世紀傳說的他們，酷似唐·吉訶德，披着一身忧伤和詛咒的长袍，为人們沉淪于深淵而伤怀。尽管如此，他們还願意承认科学；不过为此他們就要求科学无条件承认达辛尼亚·台尔·托波索^①是第一名美人。必須不偏不倚、毫无成見地待人接物的时代已经降临了；成年时代开始了，因而就不必只說甜言蜜語，而且也應該說点辛辣的話。我們之所以不得不出來駁斥科学中持轻浮态度的人，是因为他們

^① 唐·吉訶德的意中人。——譯者注

誹謗科学，也是为了怜悯他們；最后，在我国談一談他們則尤其必要。

俄罗斯性格中最大的长处之一，就是极端轻而易举地接受并占有別人的劳动果实。而且不仅轻捷，同时还很巧妙，这是我們的性格中最富人性的一面。不过这个优点同时也是一个极大的缺点，因为我們很少有人能够坚定不移地潜心劳动。我們很喜欢假手他人火中取栗；让欧罗巴流着血汗去发掘每一条真理，做出每一件发现，让他們经受沉重的妊娠、艰辛的分娩和折磨人的哺育这一切苦痛，——而嬰兒却归属我們，这我們似乎觉得是合乎事物規律的。我們忽略了，我們將弄到手的嬰兒乃是一个养子，我們跟它之間並沒有有机的联系……。一切都很順利。不过当我們接触了現代科学的时候，它的頑强性就應該使我們感到惊奇了。这个科学是到处为家的，——就只是不会在不播种的地方使人丰收。当然，它不仅在接受它的每个民族那儿，而且也在每个人那儿萌芽，滋长。我們只想抓住成果，就像捕捉蒼蝇似的攫取它，可是把手张开来的时候，我們不是自欺欺人的认定絕對就在这里，那就是懊丧地看到，手掌中原来是空空如也。問題在于科学是真正存在的，它也有伟大的成果；不过单独的成果是根本不存在的。这有如活人的脑袋由脖頸連結在躯干上的时候，里面就充滿思想，离开躯干时那个脑袋就只不过是空洞的形式。这一切在我国比在外国当然更使华而不实的人惊駭、伤心，因为在我們这里科学和科学的方法的概念远不如別国那样发展。我国华而不实的人大哭大叫地指证他們受了西方騙人的科学的欺騙，說科学成果阴暗、曖昧，虽然也有“如此这般”等等条理清楚的思想。这种話之所以對我們是有害的，是

因为沒有一句荒謬和迂腐的話，不是我国华而不实的人以令人惊异的确信发表出来的；而且也因为我們关于科学尚未建立起最普通的概念，因而群众就会把这些話信以为真；有一些先行的真理，譬如在德国，是为人深信不疑的，可是我們沒有。关于这些真理那里已经不再有人議論，可是我們尚无人議論。在西方反对現代科学的战争，所表現的是国民精神中世世代代发展起来和在頑固的独特性中变得更加坚强的某些因素；回忆不許他們后退；譬如从新教的片面性中产生出来的德国虔誠主义者們*就是这样的。尽管他們从現代生活中被排挤出去的处境如何可悲，但是不能否认他們有着突出的特点——那就是他們用来进行殊死搏斗的韧性和彻底性。我国华而不实的人假如把这种国外的病症接納过来的話，由于沒有前行的事实，他們的浅薄性和非理性也会令人吃惊的。他們对退却不会感到羞耻，因为他們尚未前进一步。他們是永远徬徨在科学殿堂門外的人——他們是无家可归的。可是假如他們能克服东方的懶惰，切实地把注意力放在科学上面，他們是会跟科学和解的。不过糟糕就糟糕在这里。我們就像一到八岁就討厭文法一样，一到成年就討厭科学。艰深和曖昧——是科学的主要罪状，在这个主要罪状之外，还附加了一些其他的非难：虔誠主义的、倫理的、爱国的、感伤的。歌德很早以前就說过：“在他們談論书籍曖昧不明的时候，应当問一問曖昧不明是在书里呢，还是在脑袋里。”一般总是以困难做口实，——可是这种非难总有点不体面，这是一种疏懶成性的、不值得提出的非难^①。科学不是可以不劳而获的，

^① 我們对科学也許还有这样一种无理的非难：它为什么使用一些不常見的語言呢？——可是对哪些人才是不常見呢？——赫尔岑原注

——誠然；在科學上除了汗流滿面是沒有其他獲致的方法的；熱情也罷，幻想也罷，以整個身心去渴求也罷，都不能代替勞動。可是他們就不愛勞動，而只是以下面的想法自慰：現代科學還只是在整理材料，要有超人的努力才能懂得它，但很快就會從天上掉下，或者從地下鑽出另一種容易的科學來的。

“難深，不可解！”可是他們怎麼知道這点的呢？難道置身科學之外就會知道它的艱深程度嗎？難道科學就沒有一個正因為是原理、是猶未發展的普遍性、所以就淺顯易懂的形式原理嗎？從另一方面來看，他們以不可解做為口實是對的，比他們所認為的更對。假如我們來考察一下：為什麼有許多人儘管渴望並追求真理，而仍舊學不好科學，那麼我們就會發現一個本質的、主要的、普遍的原因，那就是他們都不了解科學，也不了解要從它那裡得到些什麼。有人會說：如果愛好並致力於科學的人們也不了解科學，那麼科學究竟為誰而存在呢？難道像煉金術一樣只是對懂得其中的術語的它的術士才存在嗎？不是，現代科學對每一個只要有活的靈魂的人，肯獻身並老實地對待它的人都是可以理解的。問題在於這些大人先生們煞費苦心地、“別有用心”地來對待它，想考驗考驗它，向它要這要那而又不肯為它犧牲什麼；這麼一來，儘管他們像蛇一樣聰明，——而科學對他們仍然是毫無意義的形式，邏輯上的 casse-tête^①，不含有任何實體的東西。

放棄自己的信念就意味着承認真理；只要我的個性跟真理相抗衡，它就限制真理，壓抑真理，使真理屈從，聽命於它的恣意專橫。珍惜地保留個人信念並不是真理，只不過是他們叫做為真理的

^①（法語）難題。

东西而已。他们爱的并不是科学，而恰恰是他们可以在其中自在地梦想和自我陶醉的对科学的矇矓、不定的想望而已。这些智慧的探求者，每个人都走自己的小径，过高地估计自己的丰功伟绩，过分地疼爱自己的聪慧的个性竟达于难于割舍的程度。有过一个时期，好事只因为向往和爱慕科学就可以得到原谅；这个时期已经过去；目前光是那种柏拉图式的爱情是不够的。因为我们现实主义者，我们非把爱情变成行动不可。可是是什么使人这样顽强地坚持个人信念的呢？——这都是因为个人主义。个人主义憎恶普遍的东西，它使人脱离人类，要把他放在特殊地位上；对于它来说除了自己的个性，一切一切都是无关的。它到处随带着自己恶毒的气氛，弄得光明不被歪曲就无法透过它。同个人主义携手并进的还有自豪的傲慢态度；以毫无礼貌的玩忽轻浮态度翻开科学书籍。但是，尊重真理——这才是大智的起点。

哲学的地位对于它的钟情者来讲，并不比奥得赛在外不归时的佩涅洛普^①的处境更好一些：没有人保护它；它不像数学，有公式、图形的卫护，在它的周围也没有各种专门科学在自身周围建立的那种栅栏。哲学的极其包罗万象这一点使人觉得它从外面即可以了解似的。思想这种东西越包罗万象，越富有普遍性，则就越易于被人作皮相的理解，因为内容的各个局部于其中并未获得发展，人们也就猜想不到它们存在着。佇立海岸眺望明镜般的海面时，可能对游泳家的胆怯感到诧异；风平浪静使人忘却了它的渊深和贪婪，——海水看来好像是水晶或坚冰似的。然而游泳家是清楚地知道

^① 古希腊传说，佩涅洛普是在外飘流长期不能归家的英雄奥德赛的妻子，由于奥德赛不回家，没有人卫护，她受到许多求婚者的骚扰。——译者注

能不能信任这种冷漠和平靜的。在哲学里面正像在海洋里面一样，既沒有坚冰，也沒有水晶，一切都在运轉，流动，生气勃勃，每一点都同样的淵深；在它的里面，正像在熔炉里面一样，熔解着落在它的无始无終的循环之中的一切坚硬的、石化了的东西，但同时，却又像海洋一样，它的表面光滑、平靜、明亮，一望无际，并倒映着青天。由于这个視錯觉，华而不实的人就勇猛地走上前去，对真理毫无敬畏之情，对于工作了約三千年才达到目前发展的人类的劳动毫无敬意。他們連門徑也不打听一下，就轻率地沿着起点滑下去，自謂了解它，也不問詢一下科学是什么，科学能給他們一些什么，而强求它作出他們想要向它征詢的答案。一种模糊的預感认为哲学应当解答一切、应当为人調解、給人安慰；因此就要求它提供自己的信仰、每一个假說的证明，失敗中的慰借，天晓得他們不要求的是什麼。科学的严正的、消除热情和个性的这个性质，使他們吃惊；他們感到奇怪，认为他們的期望被辜負了，他們被迫在他們寻找憩息的地方进行劳作，而且果然在劳作着。科学不再使他們喜欢了；他們取得某些成果，这些成果在他們所采取的形式之中是毫无意义的，他們把这些成果綁在耻辱的柱子上，当作科学来加以鞭撻。請看，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合乎資格的法官，因为每个人都对自己的智慧和他在科学上的优越地位深信不疑，即使他只讀过一本概論。一位伟大的思想家說：“世界上沒有人会认为不学做鞋手艺就能够做鞋、即使每个人都有两只脚作鞋样也好。哲学連这种权利也分享不到。”* 个人的信念乃是一个終审的武断的法庭。那末，这些信念他們是从哪里得来的呢？——那是从父母，媒姆，学校那儿，从好人和坏人那儿，也从自己有限的一点智力中得来的。“每

个人都有自己的智慧，——不必关心别人怎么想”。当涉及的不是日常偶然琐事而是科学的时候，要说这句话，那就必须是一个天才或是一个疯子。天才是不多的，这句名言倒是经常有人一再的讲。不过，我虽则知道，智慧超越同代人（譬如哥白尼），以至于他所认定的真理跟通行的看法正相反的天才是可能有的，然而，我可并没有遇到一个伟大的人物，说所有的人的头脑都是一样的，而他的头脑是另样的。哲学和文明的全部事业就是在一切人的头脑里揭示同样的头脑。人道的全部建筑物就建立在智力一致这个基础之上；只是在低级、微末，以及纯动物性的欲望上人们才是不同的。同时应当指出这种名言只有在问题涉及哲学和美学的时候才可以被承认。其他科学，甚至做鞋的手艺，其客观意义早已被承认了。任何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哲学，自己的审美力。善良的人们决不会以为这是用最积极的方式否定哲学和美学。因为假如哲学与美学是以每个人的好恶为转移的话，那它们怎么还能存在呢？原因就有一个：科学和艺术的对象是眼睛看不见，嘴吧不能吃的。精神乃是变幻莫测的海神：对于人来说它是人所认为的东西，认为它在，它就在；完全不认为它在，它就不在；不过这种不存在乃是对一个人而言，并不是对人类而言，也不是对它本身而言。休谟在谈到毕丰^①某一假说时，曾以当代 *sui generis* ^② 的天真说道：“真奇怪，对他的话的可靠性我几乎深信不疑了，可是他所谈的却是人的眼睛所看不到的对象。”因此，对于休谟来说，精神只存在于它的具体

① Buffon(1707—1788)，法国生物学者，著《博物志》。拉马克以前进化论先驱者之一，主张生物变化决定于外界影响。——译者注

②（拉丁语）特有的。

化之中；对于他來說，真理的标准就是鼻子、耳朵、眼睛和嘴。这以后他否定了因果关系(因果性)，这是奇怪的嗎？

其他一些科学比起哲学来要幸运的多，因为那些科学拥有在空間上是不可入的，在時間上是确实存在的对象。譬如在自然科学里就不能像在哲学里那样嬉戏。自然乃是可見規律的界域；它不让自己受欺凌；它可以提出无法否定的物证和辯駁，因为这些都可以用眼睛看見，可以用耳朵听見。研究者要无条件屈服，个性要受到压抑，它只能在通常总是于事无补的那些假說里出現。在这一方面，唯物主义者站得較高，能作为华而不实的空想家的榜样，因为唯物主义者理解自然界中的精神，并且只是当做自然界来加以理解——可是，尽管在自然界之中並沒有真正的和解，他們却在它的客观性面前低头了；因此在他們中間就出現了像毕丰、居維叶、拉普拉斯^①及其他一些如此强有力的人物。假如实验向一个化学家展示了与他所想像的全然不同的事，如鋅的作用可以是錯誤的，硝石酸可以是一个荒謬的概念，那么这位化学家無論什么理論都可以抛弃的，什么个人信念都可以牺牲。其实实验乃是最可怜的认识方法。它屈服于物理学上的事实；但对于精神和理性的事实却沒有人认为自己应当屈服；他們不肯費力去认识这些，不承认这些是事实。他們带着自己的渺小的哲学来研究哲学；利己主义想像的一切梦想和怪癖在这种渺小的、自制的、手工业的哲学之中得到滿足。当这一切梦想在哲学这門科学当中，在它的合理的现实主义面前黯然失色的时候，他們怎么能不大发雷霆呢！当沉緬

^① Cuvier(1769—1832)，法国大生物学家。Laplace(1749—1827)，法国大数学家。——譯者注

陶醉于顾影自怜中的渴望，迫使他到处寻找自己，并且是寻找作为这一方面唯一的自己的自己时，个性在观念的领域中消失了。华而不实的人在科学之中只找到了一个普遍的东西，即理性和思想，多半是普遍的东西；科学超越了个性，超越了具有偶然性的暂时的个性；它把这些远远地抛在后面，它们在科学中已没有什么踪影了。科学是成熟和自由的王国，弱者预感到这种自由就发起抖来；他们害怕没有监护人，没有别人的吩咐自己走路；在科学之中没有人评价、赞许并褒奖他们的功勋；他们似乎觉得这是极其空虚的，头晕目眩，于是他们远远地躲开了科学。他们同科学分手之后，就开始以自己的朦朧的感觉为根据，这种感觉尽管怎么样也无法使其明确，然而也不会造成错误。感觉是个人的东西，我有所感觉，别人没有，两者都正确；证据是不必要的，而且也是不可能的，假如果有热爱真理的火花，那当然就不会决定把科学引导到感觉、梦想和狂想的考亭峡谷*中去了。真理的法官并不是心，而是理性。理性的法官又是谁呢？——就是它自己。这对于华而不实的人是无法克服的困难之一；因此，他们一着手研究科学就到科学之外去寻找衡量科学的尺度；那一条出名的荒谬绝伦的规则是这样的：在开始思想以前，要用某一种外界的分析来检验一下思维的工具。

华而不实的人第一步就提出一些质询项目和科学的最艰难的问题，为了得到保证，想先弄清什么是精神，绝对的东西……并且希望定义简短而明确，也就是说把整个科学的内容用几个警句说出来，——这本来是容易的科学呀！如果有人想研究数学，他要求先明白地弄明白什么是微分和积分，而且要用他自己的语言来说，对于这个人你能说什么呢？在专门科学中很少听到这样的问题：因

为恐惧心使不学无术的人不敢妄动。在哲学中情况正好相反了，在这里大家都肆无忌憚！^①对象都是人所熟悉的，——理智、理性、观念及其他等等。每个人都具有巨大的理智和理性，并且有不止一个而是很多个观念。在这里我就已預料到有关哲学結論的令人可疑的傳聞，即使不能猜破这些探討者所說的絕對、精神等等所指的究竟是什么；更大胆的华而不实的人走的更远；他們提出了一些絕對不說明任何东西的問題，因为問題只包含着荒唐无稽之論而已。为了提出有道理的問題，必須对于对象有一些理解，必須具有某种預料未来的远見才成。然而当科学以寬容的态度緘默不語，或竭力以证明要求的无法实现来代替回答的时候，它却被指控为不能成立和玩弄詭計。

我提出一个問題做为例证，这是华而不实的人，以不同的方式但极常常提到的問題：“无形的、內在的怎样变成了有形的、外在的呢，而且在外在的存在之前，內在的是个什么呢？”科学之所以沒有回答这个問題的义务，是因为它並沒有說过做为內在的和外在而存在着的这两个因素，可以分解得使一个因素可以沒有另一个而具有现实性。当然，在抽象中我們使作用与原因、使力量与呈現、实体与外观分离开来。然而他們并不是要这样办，他們所要的乃是把实质、把內在的东西解放出来，——为的是要这样来看看它；他們所要的是使它具有某种客观存在，忘却內在的东西的客观存在正是外在的东西；沒有外在的內在，只是不可分辨的无而已。

Nichts ist drinnen, nichts ist draussen,

^① 来自法語的 *se gêner*。

Denn was innen, das ist aussen.*

(Goethe) ①

总之，外在乃是显现出来的内在，而内在之所以是内在就是因为具有它的外在。没有外在的内在乃是一种不好的可能性，因为它没有显现。没有内在的外在则是不具有内容的毫无意义的形式。华而不实的人对于这种说法不满意，因为他们心里潜藏着这样的思想，认为内在之中含有一种理性所不能理解的秘密，其实内在的东西的整个实质就表现在显示出来中，——否则的话，这种神秘的秘密是为什么，为什么人而存在的呢？两个因素的无始无终的相互规定、相互联系的关系，说起来这就是真理的生命；真理就生存在吸引了全部存在物的这种永恒的变化，这种永恒的运动里面，因为这是它的呼吸，是它的收缩和扩张。而真理是活生生的，正像一切有机体生物一样，只能作为整体而存在；一把它解剖成为各个部分，其灵魂即行消逝，而剩下的乃是带有尸臭的无生命的抽象。但是，有生命的运动，这种统括一切的辩证法的脉搏，受到华而不实的人们的极端反对。他们不能设想，完美的真理能转到相反的方面去而不变成荒谬。当然，站在科学之外是无法清楚地说明内在永远在不知不觉间转变为外在，因此外在的即是内在的，内在的亦即外在的这种必然性的。究竟为什么这些结论激恼了他们？这个原由是显而易见的。各种唯理论使人习惯于解剖方法竟到了这样的地步，他们认为只有静止的、僵死的，也就是非真实东西的才是真理，他们使思想僵化而停滞在某一片面的规定里，以为在这种僵死的状态

① (德語)无所谓内,无所谓外,因为,内就是外,外就是内(歌德)。

态中更容易把它分析清楚。古时候，研究生理学是在解剖室里，因此，关于生命的科学那末远地落后于关于尸体的科学。每当抓住一个因素时，一种无形的力量就把它引导到相反的方面去；这是思想的第一次极其重要的震动，因为实体被引导到显现，无限被引导到有限；两者間像磁石的两极一般互不可少。然而多疑而謹慎的实验人員却想把两极割裂开来；可是沒有两极就沒有磁石；每当他們把解剖刀刺入，要求得到这个或那个时，——不可分割的东西被宰割，所剩下的就只有两个殭死的抽象，血液就凝結了，运动就停止了。应当知道，分立的这个或那个乃是抽象，这正如数学由面抽出线，由物体抽出面时知道，实在只有物体，至于线和面乃是一种抽象^①。可是，这些不懂得理性的客观性并加以否认的人們，恰恰就在这里反而要用他們的抽象方法，来要求不合法的客观性和现实性。

在这里，可以一提已经提到过的理解科学的第三个条件，活生生的灵魂了。只有以活生生的灵魂才能理解活生生的真理；活生生的灵魂既沒有如同在普罗克鲁斯特^②床上把真理加以拉长的那种内部空虚的形式主义，也沒有不得逾越的僵硬的思想。这些僵硬的思想組成着大量的公理和定理，当人們要走近哲学时，这些公

① 一般說来，数学的对象尽管大都是死的，形式的，可是与干巴巴的这个或那个是有所不同的。什么是微分？——是无限小的量，那末，或是它具有量，这个量就是有限的，或是它沒有量，它就是个零。然而萊布尼茲和牛頓做了进一步的理解，认为这是存在和不存在的共在，是从无生出有的原始运动。无限小的理論成果是众所周知的。此外，数学既不为負量，亦不为不可通分性，既不为无限大，亦不为虛根所吓倒。当然，这一切在非常狭窄的唯理论的“这个或那个”面前，是都为化为烏有的。——赫尔岑原注

② 古希腊神話：普罗克鲁斯特是一个强盜，每逢捕到人就把人摆在一张床鋪上，比床鋪长的就把人截短，比床短的就把人拉长。——譯者注

理和定理就擋住前面的道路；依靠它們形成既成的概念和定义，天晓得这些彼此毫无联系的东西到底是以什么做根据的。知识必須是从忘却所有这些混乱而不确切的概念开始；这些概念把人引入了迷途，把未知的說成是已知的；应当让僵化的东西死灭，应当摆脱各种各样的固定不动的幽灵。活生生的灵魂对活生生的东西是起共鳴的，有一种慧眼指引着它的道路，它战战兢兢地步入了它自己的領域，接着很快就跟它熟稔了。自然，科学并不像宗教那样有森严的庙堂。看得出来，到达科学之路必須经过一片不毛之地；这曾使一些人退縮。損失显而易见，成果却一无所有；当我们上升到某种稀薄的氛围中去，上升到某种空虚的抽象世界中去时，庄严肃穆使人感到是严峻的冷酷；当你一步步愈益深入这个大气的海洋，它就变得駭人的寬闊，呼吸困难而郁悶，崖岸漸远而消失，——随着崖岸的消失，与心长为伴的梦想所产生的形象，也都消失了；恐惧籠罩着心灵，*Lasciate ogni speranza voi ch'entrate!*①在哪儿抛錨呢？一切都变得稀薄，失掉硬度，升騰起来了。可是不久就听到一个响亮的声音，这声音像朱里·凱撒那样說：“怕什么？你載送的是我！”* 这个凱撒乃是活在人的胸中的无限精神；每当絕望准备行使它的权利的时刻，它就振作起来；精神存在于这个世界里，因为这是它的祖国，是精神曾經用音响、雕像和歌唱所向往的，并且为之受难的祖国；这就是他从狹窄的心胸奔冲出去所要去的 *Jenseits*②；再走一步世界就开始回来了，不过他已经不再是陌生者了，科学已提供了对于它的領有权。以精神用来冲向知识的热

① (意大利語)請放弃一切希望吧，到这儿来的您！

② (德語)彼岸。

烈幻想为基础的梦消失了；然而现实却变得很清楚，眼光看得很远，于是看到，人面獅身像和鷹面獅身怪物所严守的秘密已不存在，内在本质即将为敢作敢为的人所揭开。但是，这正是华而不实的人所最为不肯放手的梦想。他们找不到力量来以自我牺牲的精神忍受这个开端并走到怀疑和匱乏的痛苦可以被使人鎮靜的知识的預感所代替的轉折点。他们知道，他们的可爱的幻梦和他们的一切理想不知何故都不是真理，所以感到不安，不能自圓其說，但仍旧留在不安中，并且还能够再留下去。然而，上升到現代的具有活生生的灵魂的人，在科学之外是无法得到滿足的。他对于主观信念的空虛深感痛苦，挨門求教想借以平息被喚醒的精神的火热的渴望，但到处都找不到真正答案，他们被怀疑主义弄得痛苦不堪，受尽生活的欺騙，于是赤手空拳地、貧困地、孑然一身地奔向科学。

“难道他会卑屈地在他人权威的桎梏下俯首听命嗎？”科学并不預先提出任何要求，对信仰并不提出任何原則，它又哪里預先提得出这样的原則呢？它的原則就是它的止境，就是結論，全部运动的总结，科学所要获得的东西；这些东西的发展本身就是不容置疑的证据。假如把原則理解为开宗明义第一章，那么其中所以不可能具有科学的真理，正是由于它是开宗明义第一章，一切发展都还在后面呢。科学开始于某个平常的所在，而不开始于对自己的 *profession de foi*① 的闡述。科学并不这样說：“承认这一切，我会把我珍藏的真理給你的，你只要卑躬屈膝服从我，就能够得到它”；

① (法語)宗教信仰。

对于个人，它只是指导发展的内部过程，把种族所完成的东西接种在个体中，而使个体具有现代性；它本身就是自然自我深化的过程，就是宇宙充分意识自己的发展；由于科学，宇宙在经过了浸沉在直接之中的物质生活的格斗之后而意识到了自己。由于科学，对于幻象的狂热陶醉变成了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清醒的知识。然而为了确实达到清醒，三千年的劳动是完全必要的。在思维摆脱一切暂时而片面的事物，并开始理解到自己是世界意识的本质以前，人类的精神经历了多少悲痛，受了多少苦难，有多少次意气消沉，流了多少血和泪；人类必须经历过历史的辉煌宏伟的史诗之后，那末才会有一个超越他那个时代而预见到我们这个时代的伟大诗人，能提得出下面这样的问题：

Ist nicht der Kern der Natur

Menschen im Herzen? ① *

华而不实的人在谈论的是什么外来的权威，科学中怎么会有权威存在的可能呢？问题是他们不把科学看做理性和自我认识的连续一贯发展，而看做是各种时代各种人物空想出来的互无联系的各种各样的经验。他们无法理解真理并不以劳动者的个性而转移，他们无法理解他们只是一些正在发展着的真理的器官，他们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真理的崇高的客观性质；他们老是以为，这是主观的臆测和狂想。科学具有其自主性及起源；自由的它并不以权威为转移；使人得到解放的它并不屈服于权威。而且事实上它在今后有权利要求这样的信任和尊敬：不让人怀着预先准备好

① (德語)难道自然的种子
不在人的心灵之中嗎？

的、怀疑主义和神秘主义的异議来对待科学，因为連它們也是凭信仰任人自願接受的。他們怎么能够，依据什么权利，有什么根据，在科学之外就預先准备好对科学提出异議呢？这种排斥光明的僵硬的物体是从哪里来呢？在毫无成見的心灵之中，科学可以依靠于精神关于它的价值，关于在它本身中有可能发展真理所作的证明；从这一点上就会生出追求知识的勇气来，就有神圣的果断从丰收女神面上撕下帷幔，用火热的目光凝視被揭示出来的真理*，那怕会因此付出生命和美好的希望的代价。

然而，帷幔后面引起我們希望的真理到底是什么样的呢？……究竟真的是什么样的呢？热烈地期望着真理的人們頗为悲伤，为真理流出了泪水，暗中瞥了一眼，就暈倒了，——有的人是因为恐惧，有的人是因为憤慨。好可怜的真理！好在古代人是用大理石雕塑帷幔，这种帷幔是卷不起来的；人們的眼睛沒有那么敏銳，可以把真理的輪廓看清。他們追求的也許并非那种真理吧？可是究竟有几个真理呢？善良而有理性的人們知道很多真理，很多很多真理，不过有一个真理他們是追求不着的；某种視錯觉把歪曲变形了的真理呈示給他們，而且各人看来又各各不同。假如把談論科学即談論在規律严正的机体中所揭示的真理时不断听到的責难蒐集起来，那么就完全可以利用天文学上获得从不同点观测的行星的真正位置的有名的方法，即用减去对角的办法(視差理論)，得出一个正确的結論。一些人說是无神論，另一些人則說是泛神論；一些人說是困难，可怕的困难；另一些人則說是空虛，簡直是空洞无物。唯物主义者嘲笑科学中的幻想的唯心主义；唯心主义者則在科学的分析論中发现了狡猾隱蔽的唯物主义。虔信主义者认定現代科学

比艾拉斯姆、伏尔泰、霍尔巴赫^①及其同伴还要无神，并认为科学比伏尔泰主义还要有害。不信宗教的人们责难科学是正教。而主要的是大家都不满意，都要求再加上帷幔。谁害怕光明，谁害怕质朴，谁就羞于窥见赤裸裸的真理，谁就不喜欢真理的面貌，因为其中有许许多多都是现世的。大家都受了骗，可是所以受骗，乃是因为他们并不是要真理。

然而事情已经做了。事件是不会回去的；它一经开始显露，向我们显示了它那具有惊人魅力的胸像，真理是不再会为了虚伪的羞耻感而披上帷幔的；它晓得自己的赤裸中的力量、光荣和美好的^②。

1842年4月25日

^① Erasmus(1466—1536)，尼德兰人，十六世纪的人文学者，抱自由思想，同情宗教改革。Voltaire(1694—1778)，法国大文学家，启蒙主义者，否定宗教权威。Holbach(1723—1789)，法国唯物主义者，他所著的《自然体系》是唯物主义重要文献。——译者注

^② 下一篇论文将专门论述持华而不实的浪漫主义者。——赫尔岑原注

論文二 华而不实的浪漫主义者^①

让死者埋葬死者吧*。

有一些問題任何人也不再提到它了，这并非由于这些問題已經获得解决，而是由于人們感到厌烦了；人們沒有经过商量就同意把这些問題当做不可理解的、过时了的、毫无兴趣的問題，而对它們絕口不談。不过查看查看这些实际上并非解决了的案件的档案，有时是很有益处的，因为彻底回顾一下，我們每次都会对过去有不同的看法；我們每次都会在过去中看出新的方面，我們每次都会把新走过的道路的全部经验补充在对它的理解中。充分意识过去，我們才可以认清現在；深深地沉思往事的意义，我們才能发现未来的意义；回顾一下，向前迈进；总之，抖动抖动腐朽的尸体是有益的，那才可以知道它腐烂了多少，骸骨上又剩下多少。

用法庭上的語言来讲，在上訴之前已被归为結案的这类案件之中，有一个不久以前已经归档了的案件，这就是我們这个世紀的第一个二十五年期間(甚至更近一些)使心灵和智慧受到如此震动的浪漫主义和古典主义的訴訟；从墳墓里甦生过来的这两个主义的訴訟，又一同再回到墳墓里去了，現在則很少有人談及浪漫主义的权利及其同古典主义的战斗了，尽管活人当中还有不少忠实信徒以及它的不可調和的敌人。

^① 第一篇論文一般地論述了华而不实的作风；这篇之后的一篇論文則將論述科学中的專門主义，第四篇(如果有的話)我們將談談形式主义。——赫尔岑原注

然而一开始曾经甚囂尘上的这场战斗，能够长远地显示出它的全部美丽嗎？那个舞台上出过不少天才；社会輿論曾經很活跃，很积极参加在內；現已被遺忘的“古典主义者、浪漫主义者”这两个名字，曾經含有深长的意味，——但忽然大家都对之默不做声了；战斗者們普遍感到过的兴趣消失了；观众們也看穿了双方都是为已死的人奋战；已死者是完全配受追悼和厚葬的，——他們給我們遺留下来的丰富遗产，是用血汗、辛酸、沉重的劳动换来的，——可是为他們进行搏斗則不必要。世界上再沒有比为死者去搏斗这样的事更不合情理的了，因为他們爭夺王位，却忘掉了并沒有人可以登上王位，因为王者已经死亡。当战斗者們发现他們已经失去了同情的时候，——他們的狂热就冷却下来了。只有一些頑固的、目光短浅的人仍全副武装留在战场上，就好像今天的拿破崙信徒們，为了卫护伟大的幽灵的权利进行战争，不过那毕竟是幽灵了。

这场战斗仿佛是从阴世里出来的，以便在新世界跨入少年时代之际在場，用上两代的名义，以父亲和祖父的名义把統治权交給新世界，并看到死者在生命的世界里已经不再有地位。做为两个互相排斥的派别的浪漫主义和古典主义的确实出現，乃是过去三十余年間的智力上的奇异状况的結果。当我们这个世紀最初十五年之后，人民大众安靜下来，生活沿着习惯的河床流去的时候，到那时人們才看見多少尚未为新的秩序所代替的事物的既成秩序都已消失，都已摧毀了。在革命和帝国崩潰的当儿，是无暇清醒过来的。心灵和头脑里面充滿了煩悶和空虛，懊恼和悲观，受騙的希望和失望，渴望信仰和怀疑主义。这个时期的歌者——是忧郁而怀疑的拜倫，他是否定当代生活，并与之完全断絕关系的詩人，正像

歌德称呼他那样，乃是一个墮落人間的天使。作为革命事件的主要舞台的法兰西经受了更大的痛苦。宗教衰落了，政治信仰消失了，一切极其对立的思潮被王朝复辟初期的折衷主义橫加凌辱。从現有的重負下面解脫出来，到处寻找出路的法兰西第一个以不同的眼光瞧了瞧过去。人类的回忆頗似天国的炼獄；往事在回忆之中成为已经去掉一切愚昧无知的清明思想而复甦过来。当法兰西看到改装了的中世紀的伟大幽灵，以及它的統一的信仰一致和騎士的英武高貴等蠱惑人的性质，看到从无理专橫和无恥的邪恶中淨化出来，从当时生活中勉强取得形式上的协调的各方面的矛盾中淨化出来的幽灵，——直到此时一直輕視一切封建事物的它，便沉醉于新浪漫主义之中了。沙多布利安^①，司各脫^②的长篇小说，同德国以及同英国的相识——都促进了哥特观点在艺术和生活上的流行。由于它非常富有感受力和生动性，法兰西就像沉迷于古代世界里那样沉迷于哥特风之中，但并不会深入到最深处。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去膜拜浪漫主义，因为优秀的明智之士，从希腊和羅馬的伟大著作中吸取了自己一切的养料的明智之士，路易十四、伏尔泰、百科全书派的文学的直接继承者，片面性的，固执自己主张的革命和帝国战争的参加者，都鄙視袒护被他們永远判处死刑的观念而否定他們的年青一代。在法兰西的年青一代的知识界当中酝酿着浪漫主义，亲如手足般地会见了当时已经登峰造极的萊茵河彼岸的浪漫主义。德意志性格中总有一种神秘主

① F. R. Chateaubriand(1768—1848),法国作家及政治家。——譯者注

② W. Scott(1771—1832),苏格兰小说家兼詩人。——譯者注

义的，热烈得做作的，爱好思辨，爱好卡巴拉^①式的东西，——这是浪漫主义极好的土壤，因而它马上在德国得到了充分发展。过早地片面地解放了德意志思想界的宗教改革，把它推向一个诗人气质的而又烦琐的、唯理论的而又神秘性的方向中，严重地脱离了真理的轨道。莱布尼兹在他那个时代就看出了德意志将很难脱离这个方向，这一点我们应予补充一句的是，在莱布尼兹本人的作品中也留着这种烙印。暂时掩蔽了民族因素的反自然的拟古主义和法兰西狂的时代，没有产生重要的影响，因为这种文学在人民群众中并没有得到反响。天晓得它是替谁说话，说出来的是谁的思想。从莱辛开始的文学时代才产生比较真实、无比深刻的影响；全世界的和成熟了的这种文学，致力于把民族的因素发展为全人类的因素；这也是海德^②的、康德的、席勒的、歌德的伟大的任务。然而这个任务是在艺术和科学的园地里获得解决的，它用一道万里长城与家庭生活、社会生活跟精神生活隔绝开来。在德意志之内有一个另外的德意志，即科学家和艺术家的世界；它们互相之间没有任何真正的关系。人民并不了解自己的老师。人民多半停留在三十年战争*之后坐下来休憩的那个地方。德意志从威斯特法里亚和约到拿破崙这段历史曾经有过这么一页，就是写下腓特烈二世功绩的一页。最后，给予它沉重打击的拿破崙引起了为德意志的启蒙者们所抛却的德意志精神中的实际方面，到这时候，那种在内部已有酝酿而还沉睡着的激情抬头了，发出了一种充满狂热以及忧郁的爱国心的骇人的声音。迎合我们的性格的、披着骑士戏

① 中世纪犹太教中的神秘教义和仪式。——译者注

② Herder(1744—1803)，德国思想家。——译者注

装的中世紀封建主义世界观統治了知识界。神秘主义又重新流行；迫害的野火在和平的德意志人的眼里閃爍，于是实际上已进行了宗教改革的世界在思想上又回到天主教的世界观中来了。最大的浪漫主义者施勒格尔^①，因为他是个新教徒，所以改宗天主教，这个邏輯是可以理解的。

滑铁卢之役先决定了誰控制戰場的問題，是古典主义的拿破崙呢，还是浪漫主义的惠灵吞和布留赫尔^②。在古典主义文化和罗曼斯欧罗巴^③的代表人物，法兰西人和科西嘉人的皇帝拿破崙身上，德意志人重新战胜了羅馬，并重新宣告哥特观念的凱旋。浪漫主义高奏凱歌，古典主义受到驅逐：人們很想忘却跟古典主义联系在一起的记忆，而浪漫主义則发掘出人們很想記起的已被遺忘的东西。浪漫主义在喋喋不休，古典主义則默默无言，浪漫主义像唐·吉訶德一样跟世界上的一切事物搏斗，而古典主义則坐在那里現出一副羅馬元老院議員的庄严肃穆的面孔。然而它如同已被高卢人看做是死人的羅馬元老院議員*那样并没有死亡，因为在它們的行列中曾經出現一些卓絕的人物，边沁、李文斯頓、泰納、德坎托尔、別尔采里、拉普拉斯、塞伊^④。所有这些人并不像是

① Schlegel(1767—1845)，德国浪漫主义者——譯者注

② Wellington(1769—1852)，英国統帥。Brücher(1742—1819)，德国元帥。——譯者注

③ 拉丁語romanus，指与拉丁民族有继承关系的法兰西、意大利等西欧民族而言。——譯者注

④ Bentham(1748—1832)，英国哲学家，功利主义鼻祖。Livingston (1813—1873)，苏格兰牧师，非洲探险者。Taine(1828—1893)，法国哲学家和批評家。De Candolle (1778—1841)，瑞士植物学者，完成自然分类法。Berzelius(1779—1848)，瑞典化学家，发现有机化合物定比法則。Laplace (1749—1827)，法国数学家和天文学家。Sieyès(1748—1836)，法国革命家，著有《什么是第三階級》。——譯者注

战败者，而且古典主义营垒中已经发出了贝朗热的快乐的歌声。被浪漫主义者所诅咒的他们，沉默了一阵之后就发出了响亮的回答，——忽而用轮船，忽而用铁路，忽而用像地球构造学、政治经济学、比较解剖学这样的新创的整套的科学部门，忽而用他们用以解除人类繁重工作的许许多多的机器。浪漫主义者以轻蔑的目光看待这些劳动，用尽所有的手段辱骂每一个实用的事业，在时代的唯物倾向中寻找可诅咒的瑕疵，并且管测蠡窺，忽略了有如北美已经获得的巨大发展的工业活动中的诗情。

在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进行搏斗的时候，一个使世界穿上古代的服装，另一个则把世界染上骑士的风采，这时一种强有力的主义就逐渐壮大起来；后者在前二者中间走过，前二者并没有从后者的王者风度上认出它是个统治者；它一只胳膊肘支撑在古典主义者的肩头上，另一只支撑在浪漫主义者的肩头上，从而比它们高出一头——像个“掌权者”似的；认清了这一派和另一派以后，就把这两派都摒弃了；这是一种内心思想，我们当代世界的活的普西海雅^① *。它是在天主教和宗教改革的殊死战斗的雷电交加的暴风雨中诞生的，对于它来讲，是在另一场战斗的雷电交加的暴风雨中进入少年时代的，对于它，别人的衣服是不合适的；它给自己做好了一身。古典主义也好，浪漫主义也好，长时期没有疑心到这第三种权力的存在。这个和另一个主义一开始都把它当做自己的同党（比如浪漫主义就有过这样的幻想，认为W·司各脱是不待说了，就是歌德、席勒、拜伦也在它的行列中的）。最终，古典主义也好，

^① 希腊神话中一个美少年，被爱神 Eros 所爱，这个名字的原意是心灵。——译者注